

改造存心赶向前 (上)

◆ 金科



——祖父金笑侬的风雨人生

我的出生地安徽合肥，地处江淮平原。如果站在城里的高处，极目远眺，便会发现，在合肥的四周，惟有西面，远远地耸立着一座孤山，这座孤山被家乡人称之为大蜀山。大蜀山在合肥算得上是一座家喻户晓的名山。在它秀美的风光中，尤以深秋红叶和隆冬雪景，令人陶醉和神往。此外，在故乡人的心目中，这大蜀山也是安徽的八宝山。因为在静幽幽的大蜀山中，同样也有着松柏常青、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和“革命公墓”。

其中的那座“革命公墓”，位于大蜀山的西麓。记得小时，我与同学曾去数过这些大小一致，均用水泥洗石相砌，呈着长方形状的墓穴，但是各人所数的结果总是有些不一。直到我偶然看到一本《合肥市地名录》时，才搞清楚，很长一段时期，那里其实一共只安眠着107位革命先烈。我的祖父金笑侬便是其中的一位。



回想起来，祖父给我留下惟一深刻印象的地方，是在上海。

1962年的夏天，我将要上小学了。一日，父亲突然决定，要带我去上海看望爷爷。这是我第一次乘火车出远门，高兴得一路不停地向父亲问东问西。可是父亲的情绪却显得不好，有些心不在焉。

当我随着父亲来到上海的和平饭店，走进一间宽敞而空荡的客厅时，我想像中的祖孙三代相逢他乡时的欢乐情景却并没有出现。

眼前的祖父正端坐在沙发上，抽着香烟，他神情威严地看着我们，却一语不发。一时房间里的空气像是凝固了一般。

直到祖父抽完了手中的那支香烟，这才开了口，传来的却是对父亲的一声怒喝：“谁让你把他带来的！”

父亲好像做错了什么事，许久才嗫嚅地说了句：“那我就带

儿子到外面去找旅馆住吧。”说完，牵住我的手，转身便走。父亲刚打开房门，身后又传来祖父严厉的声音：“要走你自己走，把孙子给我留下来。”

我听到父亲轻轻地出了一口气，如释重负。

这时，祖父突然



1954年金笑侬与自朝鲜归国的儿子其源（作者父亲）合影于六安

又要父亲交出我们乘坐的火车票来。直到他亲手将火车票撕掉之后，这才让父亲请来住在隔壁陪伴他的工作人员，对他交待道：“我孙子在这里的所有费用，都从我的工资里支付。”……

待我懂事后才知道，祖父那时正在上海治病，是组织上安排做医生的父亲前去照料的。当父亲因事回来再度前往上海时，就想带我去见见世面。父亲深知，这样做，祖父是绝对不会答应的。于是就采用了这种先斩后奏式的做法……

现在静心想想，当时已经步入晚境的祖父，在上海长达半年的治病期间，一定是相当寂寞的。就在他去上海治病的前一年，我的妹妹和堂妹先后两日出生时，祖父还曾欣喜地写下过这样一首诗呢：

姊妹花开如并蒂，祖孙迎面笑咪咪。

确信天伦真至性，娇娃活泼不稀奇。

而对于这位“确信天伦真至性”的病中老人，这时，我能来到他的身边，使他于孤寂焦虑的心境中得到些许天伦之乐，他又何尝不想呢？况且，据姑母说，我还是众多的孙子中他最为喜爱的一个呢！我的乳名，就是祖父给取的，他在祖传的辈分之后，给我用了一个“明”字。是希望我能有一个光明的前程呢？还是希望我能做一个光明正大的人？

后来我曾问过父亲，祖父当初不欢迎我来上海，是真的担心影响不好吗？父亲说，这是真的，祖父一向是公私分明的。父亲说他参加抗美援朝时，在朝鲜曾用部队的信纸、信封给祖父写信，却因而遭到祖父的指责。而祖父写给父亲的所有信件，不仅从未用过公家的信纸，就连那信封都是祖父自己用废纸糊制的呢……

我相信父亲说的这些都是事实。在那个年代，不用三令五申，许多老干部都会极其自觉地这样做的。尽管如此，我仍难以将这样一位谨小慎微、廉洁自律的老革命，同一个花天酒地、挥

金如土的富商，在我的想像中，画出一个完整而又合乎情理的等式来。

为写这篇文章，今年春天，我回到安徽，去了几处与祖父有关的地方，还走访了一些父辈和曾在祖父身边工作的前辈们。当他们听说我计划写写祖父时，都高兴地异口同声说，你爷爷确实值得一写呢！为此，他们有的为我讲述了对祖父的一些零星记忆，有的为我提供了珍藏多年有关祖父的一些资料、信件和诗词，这才使我慢慢看清了祖父在那个等式另一边的真实形象。

二

祖父参加革命后，在一份向党组织坦白历史、坦陈思想的“材料”中写道：

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依靠剥削、不劳而获的地主兼买办性的商人家庭里。自18岁起，就养成骄奢淫逸的恶习，自命为富家商人子弟。豪华浪荡，挥金如土；出入青楼，引为常事……

在生活上，食必肥美，衣必华丽。四季衣履，竞相时髦，非绸缎毛织不用。夏穿丝绸，冬着皮衣。住宅庭院，家中陈设，模仿欧美。行动则必乘轿车，携带仆役……

从二十四岁到三十四岁十年间，吸食鸦片，常整日卧榻不起，最多时每天吸烟土壹两。卷烟更是厉害，二十多年，从不间断，每日必吸大炮台烟壹听……

嗜好赌博，从18岁时就学会赌博。日以继夜，直到中年，滥赌更甚，有时一场能输好几佰元。曾经赌过一次牌九，输掉壹仟余元……

就是这样一个放浪形骸的花花公子，怎么竟会一下抛弃纸醉

金迷的生活，弃商从戎，走进了革命队伍？当年在家乡，甚至于连国民党人、日本人都为之震惊，觉得不可思议，从而成为当地哄动一时的新闻。直到数十年后，祖父的同乡好友张恺帆，这位当年曾经成功领导了家乡农民暴动的安徽省委书记，还对



金笑侬与女其珍（右）、媳叶英华（作者母亲）

我姑母感慨不已：我们当时怎么也没有想到，你父亲居然会舍得丢下那种豪华奢侈的生活，跑来参加革命的……

三

我的祖籍安徽省无为县位于浩瀚的长江和秀美的巢湖之间，是江淮有名的鱼米之乡。无为县在安徽省是一个大县，早在新中国诞生之初，就已经有了将近百万的人口。

祖父是于1898年出生在无为县城关镇的。推算起来，祖父是在他43岁那年投身革命的。人们到了这样的年龄，一般说来，对于纷繁的世界和人生的价值，取舍得失，荣辱进退，都会有着较为清醒的理智并会作出冷静思考的。

祖父当年突然抛弃荣华富贵的生活，舍弃要做富贾巨商的理想，不顾国民党的利诱，毁家纾难，毅然投身于风险极大、

命运难测的革命斗争，这对于他来说，无疑是一种十分艰难和痛楚的选择。不过可以肯定，成熟了的祖父一定是在经过理性的思考之后才作出这一抉择的。

祖父一旦在成熟的年龄里作出成熟的抉择之后，便坚定不移，义无反顾。

有位叔祖当年曾经到抗日革命根据地去找过祖父，祖父一反常态，对他说道：“我现在已经出家了，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视革命如“出家”，这是何等的决心和精神？家乡的亲戚告诉过我，祖父其实也真如“出家”人一般，一去不归，杳无音信。在很长时间里，家里人都误以为他已为革命光荣牺牲了呢！直到解放的那年，祖父随军南下，才回过一次家来。而他到家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更令家人不解，居然主动地将家里的田产和房产，统统交给了当地政府。

四

有关祖父为何突然之间离家出走，投奔革命，我就听到过好几种传说，其中这样一种传说流传最广。

抗战时期，有一次驻守无为城的国民党军队捕获了一批重要的共产党人，拟于次日凌晨处决。当地的党组织心急如焚，托人找到祖父，请他设法营救。祖父利用其县商会会长的特殊身份，急忙设宴邀请国民党驻无为城的保安司令。祖父知其好赌，于是宴后又陪这位司令打通宵麻将。祖父本是赌场老手，但在那夜则故意连连输钱，竟然一连输掉1800多块大洋。保安司令赢得忘乎所以，以至延误了下达处决这批共产党人的命令，为党组织的营救赢得了时间。同时祖父又将属于绝密的出城口令，告诉了共产党人，使营救大获成功。然而祖父则因此引起国民党的怀疑，这才迫不得已投身革命，被共产党人连夜用轿子抬走了……



就在去年秋天，家乡来的一位老人，还绘声绘色地对我讲述了祖父的这个传奇故事呢！

只是这一传闻，在我拥有的有关祖父的资料中，没有找到依据。为此，我又去信询及一直在家乡执教的二伯父。

二伯父回信说，这一传说纯属无稽之谈。想是家乡百姓编造的吧？但是他又说，祖父营救过共产党人，倒是确有其事。因为当时祖父身为县商会会长，时常出入周旋于无为的上层社会，有机会接触国民党驻无为城的保安司令，因而共产党就常托人来求助于祖父。那时的祖父已经有了一些倾向抗日的进步思想，心里是暗暗同情共产党的，因而他每次也是有求必应的。

祖父帮忙的办法就是花钱。

他通常多是借故先连连宴请国民党驻无为的保安司令，接着又陪他打麻将，故意只输不赢。二伯父在信中特别写了一句：“这些请客打牌的钱可都是自家的啊！”每每这般与保安司令周旋

一阵之后，再趁其高兴之时，进言游说，求他放人。二伯父还举例证明，说无为县有位原政协主席，生前每次见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幸亏你父亲，才把我一条命救了下来。”

此外，祖父营救吕惠生烈士的事，在家乡也是传闻极广的。不过这在长辈们提供的资料中以及祖父自己所写的材料里，都能找得到依据，倒是可资可信的。

五

祖父参加革命以前，在他所接触的共产党人中，吕惠生无疑是举足轻重的一位。同样，吕惠生对祖父人生所产生的影响，也无疑是举足轻重的。用祖父在《自传》中的话说，他之所以最终能够走上革命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了好友吕惠生的诱导和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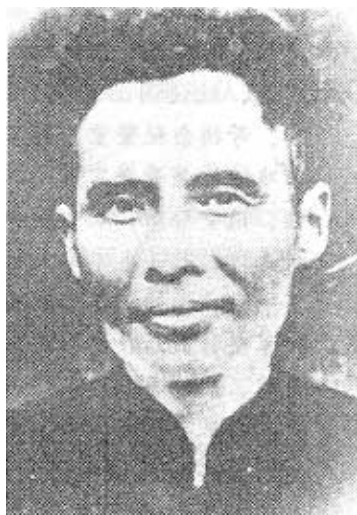
吕惠生在安徽算得上是位著名的革命先烈。他也是安徽无为县人，略小祖父几岁。1926年秋，吕惠生从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逐步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便开始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就在此期间，他与祖父等当地著名进步人士结成挚友。

吕惠生先后担任过皖江根据地首任的无为县县长、皖江行政公署主任。在抗战的江淮大地上，吕惠生是一位十分活跃和知名的革命家，被新四军领导人誉之为“当地学界泰斗，皖江人民领袖”。尤其是他抗战胜利后遭到国民党的逮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大义凛然、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更是在当时的江淮大地上广为流传。

吕惠生英勇就义前，在芜湖的狱中，写下过一首情感炽烈、无怨无悔的绝命诗。我尤爱那最末两句：“且欣天破晓，竟死我何求！”后来这首诗被收入到那本早在50年代就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至今依然畅销不衰的《革命烈士诗抄》中。

我的祖父先后两次营救过吕惠生烈士。

一次是吕惠生由外地潜回家乡，在无为城里进行革命活动时，被敌人发现，遭到追捕。在他走投无路之时，祖父伸出友情之手，将吕惠生藏匿于家中数日，使吕惠生化险为夷。祖父又利用知晓敌人口令的便利，趁夜亲自将吕惠生安全送出城外。听父辈们说，类似这样的义事，开明的祖父是常做的。在很多时候，我们家其实已经成了共产党人的秘密联络点和藏身之地。有的共产党人是长期吃住在我们家里的。



吕惠生烈士

再次营救吕惠生时，祖父已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了。这次他是接受党组织的指令，奉命去执行营救任务的。

那时抗日战争已经取得胜利，正是吕惠生在“绝命诗”中所写的“且欣天破晓”之时。但是国民党却挑起了全面内战，长期在皖江坚持抗战的新四军七师被迫北撤。北撤前夕，新四军七师政委，后来成为新中国首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与祖父有过一番谈话。曾政委告知祖父，新四军这次北撤，征程将会十分艰辛，前途难卜。因此，为了照顾祖父，组织决定让他留下来。同时要祖父利用熟悉当地环境和特殊身份的影响，留守地方坚持开展革命斗争。

这对祖父说来，显然又面临着一次人生的抉择。

在祖父的《自传》中，有着这样一段重要文字，我觉得可以看作是他之所以投身革命的一个诠释：

我当初参加革命是基于爱国主义的立场，看到日寇疯狂侵略祖国，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对外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国土沦丧，山河残破；对内则四处抽拉壮丁，苛捐杂税繁重，民不聊生。无为城池失陷后，我有家难回，领着全家老小二十三口人，背井离乡，流亡湘桂，饱受磨难，长达一年之久。家中的商行惨遭日寇飞机轰炸，长子也不幸夭折于流亡的路上，更让我感受到了一种亡国的耻辱和切肤之痛。国民党政府逃跑后，新四军坚持敌后，真心抗日，奋勇作战，保护民众。耳闻目睹，比较再三，最终触动了我参加革命的思想。

自从参加了革命，亲眼看到革命队伍艰苦朴素的作风，真心诚意团结进步人士，时时处处为人民群众着想，与百姓鱼水情深，亲如一家。置身其中，身临其境，愈加使我感受到共产党政策的伟大。加之好友吕惠生的帮助和引导，我与他暇则长谈，纵论国是。皖江区委和新四军七师领导，给我进步书籍阅读，使我的思想政治觉悟有了新的提高。决心彻底背叛剥削阶级家庭，开始逐步树立起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人生观来。

想来正是囿于这样一种全新的革命人生观吧？祖父最终谢绝了党组织为他的安排，他态度坚定地请求随军行动。

这次行动，祖父与吕惠生这两位好友没有同路。吕惠生因病携眷走的是水路，祖父随部队走的是陆路。不幸的是走水路的吕惠生，在途中遭遇国民党军队，被捕入狱。

吕惠生被捕后，党组织要求不惜代价，全力营救。但那时新四军七师主力部队已经北撤，无法武力解救。大概是考虑到祖父过去的身份，在当地国统区有一定关系的缘故吧，新四军七师政委曾希圣亲自面示祖父前去营救。祖父义不容辞，重新返程踏上营救之路。未料行至途中，便传来吕惠生英勇就义于南京的消

息。祖父强忍悲痛，想方设法将吕惠生的眷属接到解放区。

然而，祖父在他的《自传》中陈述这段光荣的历史时，则远远不及他陈述封建家庭的罪恶和自己的错误时那般认真和详尽。他只是轻轻带了一笔：

1945年9月，我随新四军七师北撤到江苏淮阴，被选为苏皖边区参议员。10月间，曾希圣首长命我与xxx同志去营救吕惠生氏并接其眷属。虽派人至敌区联系，营救未成。但将其眷属接到解放区，完成任务。

次年春天，北撤的皖江根据地党政军各界在山东陶庄和江苏淮阴同时为吕惠生烈士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祖父饱蘸浓墨，为这位将他引向革命道路上的挚友，写下一副赞叹敬仰、工整对仗的挽联：

巢无地带慷慨悲歌，五年勤政爱民，白叟黄童齐感戴；
扬子江头从容就义，三月含冤系狱，丹心碧血见忠贞。

而祖父不畏艰险，毅然随军北撤的抉择，后来张恺帆在回忆这段革命历史时，还曾深情地写道：“抗日战争胜利后，不少爱国民主人士，如金稚石、金笑侬等，都毅然抛妻别子，随部队北撤到山东。在解放战争时期，坚定地跟着共产党南征北战……这些同志现在虽大多离开了人世，但是他们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崇高思想品质和为革命的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

六

小时，我听长辈们在一起谈论祖父时，常笑称祖父是个典型的“三开分子”。我不明其意。及长，方知原来那意思是指祖父在洋人、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三方面，都曾是一位相当“吃得开”的人物呢！

我的祖辈，主要是靠着替美国和英国商人经营石油生意而发



前排左起：媳叶英华，金笑侬，女其珍
后排左起：子其源、其恒、其藩，婿吴泽松

家致富的。祖父参加革命后，曾在一份材料中作过这样的自我批判：“我家所做的商业，是恬不知耻地为帝国主义商业作走卒。”至今家乡还有人说我们金家当年发的是“洋财”。1992年出版的《无为县志》上，为此还作了这样的记载：

“民国十年（1921年），无城人金绍韩受美国美孚石油公司信托，创办‘襄安中孚石油公司’。下设无城、庐江城分公司，以批发为主……石油来自美国、英国。”

这位金绍韩先生就是我的曾祖父。殷切希望子承父业的曾祖父，似乎很早就注意着手培养作为长子的祖父了。

祖父在《自传》中回忆说：“在封建社会里，不以剥削为耻辱。父亲经常教导我如何善于经营商业的剥削手段，影响我朝大腹商贾方向走。”

为此，曾祖父不仅让祖父早早读书，又送他外出做学徒，见

世面。直到将祖父精心培养到了28岁那年，曾祖父便将家里总管一切的经营权，全权移交给了祖父。很快，县里的商界又发现祖父擅长与各种人物周旋的本领，于是，祖父又接过了曾祖父所担任的县商会会长的职权。

就这样，祖父自然而然地又继续充当起了“帝国主义商业的走卒”来。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说的那样：“我在未参加革命前亦是经商，在社会上接触的都是买办阶级、资产阶级商人。见到他们高傲奢华，我尽情模仿。那时的我是一味想做大商人的，对政治不关心，对革命无认识。为了商业上的便利，终日只是在各种势力之间旋转。”

在当时当地，祖父大概还算得上是位儒商吧？又毕竟在外见过些世面，这使得他在各种势力之间“旋转”起来后，较之曾祖父来似乎要更胜一筹。家乡的一些老人回忆说，那时的祖父可真是风流倜傥，颇有绅士风度的，因而深受英美商人的信赖和青睐。

为了写好祖父，我曾在一个细雨霏霏的初春，相约两位大学同学，由合肥驱车前往“新四军七师师部旧址纪念馆”。当我们风尘仆仆地到达时，已近黄昏，纪念馆大门紧闭。当纪念馆的赵馆长得知我是金笑依的孙子，专程由成都前来时，连忙热情地打开馆门和所有的灯光，并先将我引到了馆内陈列的一幅照片前，指着坐在前排居中的一位，告诉我，这就是你的爷爷。

这是一幅皖江参议员代表大会召开时部分参议员的合影，摄于1943年7月，照片已经有点模糊不清了。我看到，那些被称作进步民主人士的参议员，个个正襟危坐，惟独身着马褂的祖父，却十分潇洒地跷着二郎腿。

这是我见过的祖父最为年轻的一张照片。祖父当年的风流倜傥，仍可略见一斑。

风流潇洒、精明能干的祖父用经商赚来的钱再广置田产，修

建豪宅，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买办资本家兼地主。父亲告诉我，那“中孚石油公司”的名字就是祖父所取的。据传他当时曾说：“美国既有美孚石油公司，我们中国也应该有中孚石油公司。”祖父当时的野心可见不小。看来，他的确是一味想做大商人的。

我曾听姑母详尽回忆描叙过家乡那幢已不复存在的祖宅。其建筑风貌、庭院格调、花园设置及家庭摆设，在当时当地都显得别具一格，颇为“洋气”。这显然是受到洋人的影响，有如祖父所言“模仿欧美”的结果。

关于这座祖宅，至今仍让父辈们津津乐道、引以为荣的一件事，是时任新四军军长的叶挺将军，曾在这座颇为“洋气”的祖宅里住过几日。我查过有关史料，叶挺将军是于1939年4月29日那天，从位于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出发，渡过长江到达无为视察工作的。在当时的无为城里，祖父还算不上首富。在大户人家之中，是有着好几座带着花园、也远比祖宅阔气的宅院的。与叶挺将军同来的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等新四军将领，都分别住进了其它宅院，叶挺将军却偏偏看上了祖父的宅院。叶挺将军是见过世面的，是不是因为他也看出祖宅的与众不同，颇显洋气的缘故呢？三伯父对这件事一直记忆犹新。那天他正在家中花园玩耍，忽然遇见叶挺将军正与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在花园中散步。高大魁梧的叶挺将军见到三伯父时，还亲热地拍了拍他的小脑袋，笑着对他说：“小朋友，好好读书，将来报效祖国。”

因为叶挺将军的下榻，在祖宅的门前和叶挺将军居住的卧室前，破天荒地出现了威风凛凛、持枪肃立的卫兵，是很让这座祖宅风光了几日的。

而在国民党一方，祖父同样也是“吃得开”的。

抗战时期，无为县的环境相当险恶复杂。日本人、国民党

和共产党各自的势力呈现着犬牙交错的态势。因此，国民党在无为城里的驻军，时常变换着进城和出城的口令。每次变换口令，整个无为城里，国民党只告知两人：一位是县参议长，另一位就是时任县商会会长的祖父。当祖父内心开始倾向革命时，就曾多次利用这一特权，暗中帮过共产党人不少的忙。

祖父还曾经是一位国民党员。究竟祖父于何时何地，又经何人介绍，出于何种动机加入的国民党，我无从查实。但我相信这是事实，因为这是祖父在病中亲口对父亲所讲的。

其实，稍通中国现代史的人都不难发现，在那样一个错综复杂的战争年代里，在国共两党时而合作，时而分裂，谈谈打打之中，一般有些地位和名望的人，或多或少都会拥有着一些同样显得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的。这在当时是一种十分正常的现象。我的祖父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所谓的“三开分子”，正是衍生于这样的一种历史土壤。

另外，我在祖父自己所写的一份材料中，在谈到他参加革命的动机时，也阅读到了这样的一段话：“抗战中，因为认识到民族革命的需要，又因友人吕惠生介绍，我不受顽方引诱，毅然于民国三十年参加民主政府抗日。”从其中的“不受顽方引诱”一句中，也不难看出，祖父与当时被贬作顽方的国民党，显然也是有着相当不错的关系的。而且，就连他的好友，已成为革命英烈的吕惠生，不也曾经是位国民党员吗！应该承认，这是一种特殊历史原因所造成的。

(待续)